

从《黑猫》和《泄密的心》 看爱伦·坡哥特小说的美学思想

李旭炜¹, 王 谦²

(1. 保定学院 外语系, 河北 保定 071000; 2.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公共外语教学部, 河北 保定 071000)

摘 要:爱伦·坡的哥特小说《黑猫》和《泄密的心》在继承了英国哥特小说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使哥特式小说的美学内涵扩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坡的小说中,由于叙事视角的变化,使作品在更多的层面上呈现出情节的丰富和人物的多变;对纠缠于极端矛盾中的人物内心的深层挖掘,又使作品专注于对心理状态和心智之间的相互转变的探索;在达到一种“效果或印象的统一”的同时,更使作品隐含着深刻的道德寓意。

关键词:爱伦·坡;哥特小说;《黑猫》;《泄密的心》;叙事视角;道德寓意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2)04-0097-04

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在1921年出版的《叙事话语》一文中,借由对斯坦泽尔和希斯在内的一些小说评论家的批评,指出了叙述声音和叙述眼光之间的区别,斯坦泽尔曾经提出了三种的叙述视角:“第一种是传统的全知叙述,其二为叙述者就是人物的第一人称叙述,其三是以人物的眼光为视角的第三人称叙述。”^[1]热奈特在文中指出斯坦泽尔所说的后两种情况在叙述眼光上并没有不同,都是采用了故事中人物的眼光,两者真正的区别在于叙述声音的不同。

申丹认为热奈特的区分其实是模糊了“内视角”和“外视角”之间的界限的,所谓“外视角”通常所指的是“身处故事之外的叙述者用旁观的眼光来叙述”,“内视角”指的是“叙事者采用故事内人物的视角来叙事”。通常故事外的叙述者的眼光是较为冷静、客观、可靠的;而故事内的人物的眼光多半是主观、偏好和感情的。作为故事中的一个人物,“我”通常不会像第三人称那样十分客观地叙述故事。尽管在回顾往事时,“我”时常会反省自己,但也很难做到像第三人称叙述者那样的客观,因为那些毕竟是自己的往事。尽管第一人称的叙事者会了解一些自己之前并不了解的真相。但是“第一人称叙述”都会将他们限定在只能讲述他们自己所见所闻的故事范围之内。因此申丹认为“在第一人称叙述中,正在回顾往事的‘我’的视角是处于‘内视角’和‘第三人称外视角’之间的中间类型”。为了更清楚地区分叙事视角,申丹将热奈特的三分法扩展成了四种不同的视角或聚焦方式:“第一,零视角;第二,内视角(包括第一人称主人公叙述中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以及第一人称见证人叙述中观察位置处于故事中心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第三,第一人称外视角,即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以及第一人称见证人叙述中观察位置处于故事边缘的‘我’的眼光;第四,第三人称外视角。”^{[2][10]}

爱伦·坡的哥特式惊悚小说,多采用第一人称的回顾性视角,在这种视角中,回顾往事的“我”和正在经历当时事件的“我”视角不同,对事件了解程度的不同等等都对故事发展和读者接受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在《泄密的心》中叙述者开篇时对往事的回忆属于第一人称外视角,正如申丹所提到的,“我”在回忆往事时很难像第三人称那样客观而公正,从开篇开始“我”就极力在为自己的罪行作开脱妄图用“神经过敏”来掩饰自己疯狂的罪行。而当整个叙述开始之后,“我”的真面目逐渐显现出,从最初的极力否认发展成为略带沾沾自喜

收稿日期:2012-03-08

作者简介:李旭炜(1984-),女,河北保定人,助教,语言文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应用。

的自我炫耀,在行文中随处可见“你以为我疯了,疯子可是什么都不懂的”^{[3]247}，“疯子会像我这么精明吗”^{[3]247}，在这些叙述中叙述者已经完全摒弃了外视角，重新回到了事发的现场以“局内人”、“内视角”带领读者充分体验一个内心扭曲的杀人凶手在行凶时的内心经验。也正是由于第一人称内视角“会将他们限定在只能讲述他们自己所见所闻的故事范围之内”，使读者无法预测接下来事件的发展，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跟随叙述者逐步推进，最终达到故事的高潮，充分体验惊悚悬疑带来的快感。

在同为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的《黑猫》中，叙述视角的变化要复杂得多。除了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一定会存在的两种视角之外，在全面细读之下可以发现，为了使主人公疯狂诡异而又虚伪的嘴脸更为鲜明，坡在叙述者讲述整个案件的时候又引入了一个忏悔罪行、尽力撇清的叙述视角。在开始回忆之初“我”妄图通过虚伪的忏悔弱化罪行的残酷性来寻求法律的轻判，但在故事逐渐展开之后，随着叙述者的视角转入了“第一人称的内视角”，那个“我”极力压抑的真我慢慢凸显，因此，在故事中我们时常可以发现相互矛盾的叙述。在谈到“我”残害黑猫普鲁托的原因时，“我”曾将这一切归咎为“看来长期酗酒，酒精中毒这种病还真是可怕”^{[4]108}，妄图以此来推卸责任，但是在随后的叙述中“我”又承认：“所以我说，这股天性中不可遏止的原始犯罪冲动，将使我走上最终的癫狂；这股天性中毫无理性可言，为了做坏事而使坏的施暴渴望，痛苦地烦扰着我的灵魂，让我无法停止虐待动物。”^{[4]110}这些类似“说漏嘴”的叙述更加形象地刻画了“我”的虚伪，而文中诸如此类的叙述还有很多，就在真实的“我”和妄图掩饰的“我”这两个互相交织在一起的叙述视角的共同作用下，使得读者可以更加清晰准确地理解叙述者“我”的丑恶嘴脸。

二

理查德·威尔伯曾说过：“坡对心理状态的探索，那些心智之间的相互转变，以及那些心智可能蕴含的意义和内涵，加之他对梦幻结构的采用，还有他字斟句酌的措辞，所有这一切造就了坡的卓越成就。”^{[5]108}

《黑猫》和《泄密的心》中的人物都是“表面上”看起来正常的普通人，就连他们自己都不断地强调自己是“正常”的，而实际上他们的行为存在着很多“不正常”的地方，他们对现实深恶痛绝却又被现实压迫得没有喘息之力，就是在这种极端的矛盾状态中，他们变得神经过敏、歇斯底里、近乎疯狂。坡用他精准的细节刻画了一幅十分荒诞又活灵活现、极其真实的芸芸众生图，这种对人物内心的深层挖掘使得坡的哥特小说具有了探索众人内心隐秘的深层艺术内涵。

《泄密的心》整个的故事是以“我”假装接近讨好老人，以骗取老人的信任来作为谋杀计划的第一步。虽然在每天的午夜时分“我”都会悄悄溜进老人的房间为了将他杀死而做着精心的准备，但是在“每天早上，天才破晓，我便厚颜无耻的闯进他的房间里，大胆的和他说说话，亲切地唤着他的名字，而且还问他，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3]247}。在《泄密的心》中不可靠的叙述对作品的反讽效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叙述者自始至终都十分欣赏自己的虚伪，正是由于“我”自己的“狡猾”和“偷偷摸摸”的行为，或者可以称为一种十分高超的技能，是“聪明的”、“精明的”，是一种“智慧”。他还认为自己为了可以使谋杀顺利进行而主动对老人示好是十分有“勇气”的，但是在故事的结尾处，令叙述者最终崩溃的是：“任凭什么样的滋味，都要比这种痛苦来得好受！和这种嘲弄比起来，任何事我都能忍受，我再也受不了那些伪善的笑容了！”^{[3]254}这样双重标准的描写更加凸显了叙述者的“虚伪”。

而在《黑猫》中，尽管叙述者在开始时表现出了后悔之意，“这件事所引发的后果，完全地吓坏了我，同时不停地折磨我，甚至毁了我。……对我而言，这整件事有点可怕，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却可能还比不上那些稀奇古怪的故事来得骇人”^{[4]107}。但是随着叙述的进行，再到他错手杀死了自己的妻子之后，将尸体藏入地窖的墙壁中，“我喜不自胜的环顾四周，告诉着自己：‘一切都弄好了，我的力气完全没有白费。’”^{[4]115}从叙述者前后的语气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并不是真的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悔恨，而只是“虚伪”的惺惺作态。

坡的哥特小说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它们集中体现了在当下社会中人们的心理状态发生的改变：孤独、恐惧、焦虑、烦恼、绝望等等，各种焦虑感使人们产生了对崇高感的追求，人们渴望一种安全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人们可以在不被伤害不被威胁的同时又可以享受阴暗、恐惧带来的感官和精神的快感，文学作品成为人们寻求这种心理需求最好的媒介之一。从这个角度出发，坡的小说虽然因为其颓废黑暗的文风在面世初期并未受到重视，但是却为后人从文学作品中了解当时社会状态留下了一扇窗口，并且因为坡的作品所体现的对深层社会问

题的思考而为广大现代人所喜爱。

三

在研究坡的哥特式短篇小说时,很多人都忽略了隐含于其中的道德含义,其中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第一,可能是因为坡一直被认为是唯美派的代表人物,很多学者在分析其作品时往往仅关注对其作品的美学阐释;第二,可能是因为坡的文风偏向颓废,作品中不乏消极成分,或是从作者本人的生活出发,过分注意坡生活中的缺陷而排除了对他作品的道德考虑;第三,坡的写作技巧十分高超,总是在十分有限的篇幅内创作出戏剧冲突强烈的作品,使得不少评论家更加关注其作品中心理扭曲变态的人物、荒诞而神奇的情节、惊悚恐怖的谋杀等各种戏剧性的成分。

在《黑猫》和《泄密的心》中,最终导致叙述者崩溃而暴露罪行的可能都是对声音(猫叫和心跳声)的描摹,而这两种声音在小说中成了复仇的象征。尤其是在《泄密的心》中,老人的心跳声在“我”感到“格外放松”时突然开始跳动,使原本还泰然自若的“我”,无法再在警察面前继续伪装。随着心跳的不断加快,凶手的内心压力越来越大,最终使其无法承受而在警察面前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如果仔细阅读小说的细节,就不难发现,在小说恐怖气氛的烘托和道德教育意图的体现等方面,声音的描写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描写谋杀过程时,“我”曾经因为看到或听到老人的恐惧而感到十分兴奋。但实际上,“我”也一直生活在巨大的恐惧之中,例如:“随后我听见了一声轻轻的呻吟,而我知道那是在极度恐惧时的呻吟。……我熟悉这种声音。多少个夜晚,当更深夜静,当整个世界悄然无声,它总是从我自己的心底涌起,以它可怕的回响加深使我发狂的恐惧。”^{[3]248}而在“我”因为发出了声响使老人紧张地坐起来时,“我”也并非像自己所讲述的那样镇定、冷静,而是表示了“就跟我每天夜里倾听墙缝里报死虫的声音一样”^[3],其中的“报死虫”在这里暗示了身陷牢狱之中的“我”每日都在被末日将到来的恐惧折磨着。

从《黑猫》和《泄密的心》可以看出,坡习惯于用第一人称叙述来揭示出某种道德寓意,《泄密的心》讲述的是一个神经质的人对同住的老人的谋杀。他承认老人“从不曾伤害过”他,也“从不曾侮辱过”他,只是老人那只“秃鹰似的眼睛”令他难以忍受。在暗地里准备了一个星期之后,他将老人杀死,并将肢解后的尸体埋藏在地板下。当警察来搜查时,他竟然听见了地板下传来的心脏跳动的声音,最终无法忍受内心的痛苦而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在结尾处,我们可以感受到道德寓意和戏剧性的互相促进,各段描写就好像是交响乐中的渐强,越来越强最终到达了高潮。在小说的高潮处,“我”将自己认为的警察虚伪的行为指控为“恶棍!别装了!”这使故事的戏剧性达到最强。故事中一直在伪装的是叙述者自己,而非一无所知的警察,这样的叱喝无疑是对于“我”的自我谴责。这样独特的安排体现了坡的创作天才。故事情节的安排一直围绕着“我”如何伪装自己策划和实施这次谋杀而展开,可最终“我”却遭到了自己所欣赏的虚伪的惩罚。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一方面“我”视自己的虚伪为一种智慧,另一方面“我”却不能容忍警察们对“我”伪善的笑容,警察们的“虚伪”完全是“我”自己的疑心在作祟。由此可见,他对警察的愤怒,也是他对老人虚伪的一种心理效应。这种不可靠的叙述产生了十分强烈的反讽效果和道德教化的力量。这种艺术性的反讽和道德寓意的有机统一,比平铺直叙式的“恶有恶报”的主题要更加让人印象深刻。

在《黑猫》中,叙述者因为酗酒而成为一个虐待狂。他对自己原本十分钟爱的黑猫极尽折磨并最终将其吊死,之后便发生了一场莫名的大火,毁掉了他的房子,大火中残存的一面墙上竟然留下了一只猫的浮影,尽管他极力寻找各种理由来说服自己,使墙上的猫影合理化,但是内心的恐惧反而使他陷入了更深的非理性之中。就在他的内心越来越不安,濒临崩溃的时候,一只与普路托长相相似的黑猫的出现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更加令他无法忍受的是这只黑猫胸前的一块十分像绞刑台的白色斑纹,时刻在提醒着他曾经的罪恶。渐渐地,叙述者内心的邪恶冲动又被激发了,当他想用斧子砍死这只让他内心备受煎熬的黑猫时,却错手杀死了前来劝阻自己的妻子。事发后他并没有丝毫悔悟,反而更加冷血地将妻子的尸体砌进了地窖的墙里试图毁尸灭迹,而那只神出鬼没的黑猫却在这时不见了踪影。就在叙述者认为万事大吉,甚至面对警察的询问也表现得镇定自若时,叙述者欲盖弥彰地敲了敲藏有尸体的墙壁,却不曾想从里面传来了猫凄厉的叫声。当人们扒开墙壁,发现了蹲在尸体上的黑猫这样骇人的场景,最终真相大白,叙述者也受到了应有的审判和惩罚。

从坡所写的文学理论中可以看出,在短篇小说创作方面,坡强调的是要达到一种“效果或印象的统一”^[2135]。要实现这样的一种统一,作品长度应该是“半小时到一二小时之内”^[2135]读完。可是为了这种统一,必须要“先构思出一种单一的效果”,然后再营造出可以展现其效果的事件并以此为中心来遣词造句。坡还认为短篇小说所涉及的范围要比诗歌“宽广得多”,但是他也强调在短篇小说中对于“美”的追求也是不能放弃的。美也可以成为表达故事意义的一种手段,但是如果这种形式技巧阻碍了读者理解文章的主题,也是不成功的,不管对于什么样的作品,让读者理解作品主旨才是终极目标。坡在其作品中非常注重效果的统一和戏剧性的同时,还是在其短篇小说作品中显示出了道德关怀。

《黑猫》和《泄密的心》中充分显示出坡精于小说场景气氛的铺陈和叙述过程中细节方面的生活化摹写,坡在对情节进行奇幻性描绘的同时也保存了其真实感,对故事情节必然性中的偶然性的把握上也弥漫着怪诞而恐怖的气氛。可以看出,这些作品继承了早期英国传统哥特小说的一些重要元素,同时对哥特小说也进行了创新和突破。这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哥特小说的美学范畴,从而使人们对哥特式小说的审美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爱伦·坡的哥特小说因为其在美学上的创新,深深影响了波德莱尔、马拉美等法国象征主义大师。传统哥特小说的悬念、言情、凶杀、恐怖等哥特式小说中的必要元素在坡的小说中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其中也蕴含了坡对于美国早期受物欲驱使的人们的非理性的内心世界的剖白。坡的哥特小说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反映了美国资本主义初期本土文化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的界限,使得哥特小说这一通俗文学形式,具有了深刻的思想内涵,使读者和作者在更为宽广的审美空间中实现了心灵上的共鸣。

参考文献:

- [1]申 丹.对叙事视角分类的再认识[J].外国文学,1994(2): 65-74.
- [2]申 丹.叙事、文体与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 [3]爱伦·坡.爱伦·坡的诡异王国——爱伦·坡惊悚短片杰作选[M].朱璞璋,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00.
- [4]爱伦·坡.爱伦·坡惊悚小说全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 [5]朱振武.爱伦·坡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The Features of Allan Poe's Gothic Short Story from *Black Cat* and *Tell-Tall Heart*

Li Xuwei¹, Wang Qian²

(1.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Baoding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0, China;

2. Public Courses of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 The Central Institute for Correctional Police, Baoding 071000, China)

Abstract: Edgar Allan Poe's masterpieces *Black Cat* and *Tell-Tall Heart* are innovation on the basis of a succession of English Gothic novels, Poe also extends Gothic novel to a new height. In the novels, the heroines are often look like ordinary people but deep in heart are hysterical, Poe's Novels imply the profound moral meaning which improved the theme of the novel and the changes of the focus, all improve the readability and thoughts of the novels.

Key words: Allan Poe; Gothic novel; *Black Cat*; *Tell-Tall Heart*; point of view; moral meaning